



「金剛經今註今譯」序

／周宣德

金剛般若波羅密經，甚深微妙，民國廿二年七月底，太虛大師講解此經於廬山大林寺，余有幸參加法會旁聽（大師釋「般若」為「妙智慧」……直講至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……」），使我當時憶及英國一首古歌謠「人生祇是一個夢」端賴乘上般若船，方能渡到涅槃彼岸。此後在對日抗戰時期，任教成都會計專校，又聞先兄海德居士詳解此經，似得進一步了解。民國卅五年來到台灣後更恭聆諸大德如智光長老及印順導師、南亭老法師等宣講此經，了知受持此經似易實難。而今接閱教界耆宿柳絮居士所著「金剛經今註今譯」，速讀一遍，得知柳絮居士精研金經已歷廿年之久，而本書之內涵設喻新穎，適合時代，擷要簡明，貫串諸經，學人熟讀，必得受用！

居士在緒言中對寫作本書揭櫫四項原則，約略如下：

1. 對經義作深入淺出的詮釋，以因應現代人的需要。
2. 行解並重，而非徒托空言。
3. 以佛法的整體意義註經，使讀者能由此一窺三藏十二部的大旨所在。
4. 文字不流於鉅釘瑣屑，期使繁簡得宜。

試看居士對第六分（正信希有）「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為實」的解說：「修行佛法，只要發心持戒修福，自然能信能行，譬如學習游泳，決心入水之人，自然能浮能泳。」取近譬以喻諸遠，這是深入淺出的第一義；再者，本書文字明白如話，盡人可解，而所說義理淵奧叵測，這是深入淺出的第二義。現代人衣食奔波，日無暇晷，而居士此註令閱者一目了然，費時少而所獲益豐，誠能切合需要。

中國傳統學問有諸子百家，西洋則有宗教哲學之說，而佛家與之獨不相類；佛家所重在解而能行，認解行為車之雙輪，鳥之兩翼，相輔相成，不僅僅以「持之有故，言之成理」為能事。大乘佛典類皆重行，所謂六度萬行，而金剛經尤然。舉第八分（依法出生）「於此經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，為他人說，其福勝彼」為例，居士以「受持四句偈」為證悟般若空慧，是自度；以「為他人說」為法施群生，是度他；「不修慧而行施，固非菩薩道；修慧而不法施群生，亦非菩薩道。」那麼如何「法施群生」呢？居士在第十一分（無為福勝）發揮「而此（無為）福德勝前（有為）福德」之旨說：「譬如說，香港地方有人受持本經，勤修般若法，淨除四相，證見如來，然後稱性起用，廣為人說；，由此更漸漸擴及歐洲美洲，乃至終於普及全世界……，如是橫遍十方、豎窮三際的三千大千世界眾生咸蒙釋迦佛金口親宣『金剛般若波羅密經』，人人普沾佛法利樂，人人得享安樂人生！故說：有為，有時有盡；無為，無量無邊。」法施功德若是之大，而不待財勢，人人能之，這是佛法的善巧方便，而居士於此更是闡揚盡致。

其實，若以信解行證四分來衡量此書，當更能發覺居士之註的價值。居士註「乃至一念生淨信者」說：「學佛必先信佛，一信一切信；說理亦信，說因緣亦信，說念佛往生阿彌陀佛國土亦信，如是信佛所說一切經教，即信即行，是名『學佛成佛』。」他引華嚴經「信為道源功德母，長養一切諸善根。」又引大智度論「佛法大海，信為能入。」以強調「信」的重要性，又以「深信三世因果根本教義」為「信」的第一義，這是他對「信」一字的精確了悟。方東美教授說：「要進入宗教的生活領域，第一步便是要起信。」居士的第一步踏得穩、踏得正，進而做解與行方面的功夫，自有特殊的體驗與成就，本書就是他的具體表現。

說到「證」，居士在第二十三分（淨心行善）提出如下的看法：「圓成悲智願行四法，就其『上求』意義言，則為皆得菩提；而就其『下化』意義說，則即共同完成『人間淨土』之實現！經文依就諸菩薩之『上求』意義言，故云：『：修一切善法，則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』一切善法無有定法，諸凡普利人生社會之法，皆是善法，皆即佛法。」世出世法，無非佛法，修此佛法，即是證悟途徑，居士已道盡個中消息。

關於以整體佛法解經，可引居士於結束經文的「信受奉行」四字，註中所說以見一斑：

「本經屬前期大乘經教，直承原始佛教所說教理，諸發心菩薩能於此經信受奉行，則即同時奉行妙法蓮華經之『會三歸一』經旨，亦即同時奉行華嚴『十地品』經旨。因此，若就修行佛法的『實修實證』此一意義說，佛學經教，自阿含、方等、般若、法華、華嚴，可以說其道一貫，至所圓滿。」

這段文字可以說為居士註經的結語，也是居士對金剛經及佛法全體的卓越解悟，我人深有同感。

最後說到繁簡得宜。此點讀過全書自然可知，但仍不妨略舉數例：

居士註第三分（大乘正宗）「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」長達兩頁，註第四分（妙行無住）「如所教住」長一頁半，註第六分「乃至一念生淨信者」更長達兩頁有餘；至註第六分的「後五百歲」祇得兩行，註同分的「如筏喻者」也不過四、五行。不長不能盡意，是以長而不覺其冗；雖簡而其意自明，是以簡而不覺其略。

凡夫著有，是俗世的層次，而宗教必升高一層次，破有而顯空。因此信佛或涉獵佛法的人往往以解空為能事，

所津津樂道於金剛經的，也是它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」的思想。殊不知萬象森然而強言其空，實不足起人信心。居士引古德之言說，寧可執「有」如須彌山，不可執「空」如芥子許；偏空和偏有實同其病，所以居士在註第十分（莊嚴淨土）「佛說非身、是名大身」時，引江著金剛經講義說「非身，謂無邊相好身；證得清淨法身，一切勝相自然顯現；使知發大願、修大行，必獲勝妙大身，固當真實不虛。」居士之說，以金剛經為大乘初期的經典。初期大乘的代表是中觀論，而中觀思想的精義乃在法身說與空有合一說，我們理解金剛經應自這兩說入手。從金剛經自身的敘述看來，此經是史實上的佛陀（按後起的說法、卽化身佛）所說，因為金剛經一開始（第一分、法會因由）便說「一時佛在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」，而後世尊入舍衛城乞食，乞已還至本處，接着第二分（善現啓請）說長老須菩提在大衆中起立問法，而佛陀答問說法，其中所表現的佛陀，有形象、有言說、是個很平實的人物。然而到了第十三分（如法受持）須菩提和佛陀的問答中却說「如來無所說」，又說「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見如來」，世尊的偈更明言：「若以色見我，以音聲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見如來。」這時的佛陀已兼有無相無說的法身氣象。化身有形而法身常在，有形而又常在則是報身的特色；這便是三身合一了。在中觀的法身觀念和「因緣所生法，我說卽是空，亦為是假名，亦是中道義」的卽空卽假卽中思想影響下，這是必有的發展演變。如此佛陀就不再是在雙娑羅樹下側背入滅的血肉之軀，而成了亙古不變的法性的顯現（法身）。法身的思想貫於法華（天台）、華嚴乃至密宗、禪宗與淨宗（常寂光土），可以說這些宗派與金剛經一脈相承，所以居士從佛法全體（二諦及中道或空假中三諦）來看金剛經是極卓越的見解；若單以空來看金剛經，而一味偏空，不免令人驚其墮入二乘之寂滅；若此則是讀金剛經不如不讀。本經既是大乘的中心經典（一切諸佛皆從般若出），而居士於此能作如實正解，有功佛學，曷可言宣！

居士之註美不勝收，竟囑序於余，而余根鈍慧淺，徒增慚愧，但居士之命又不敢不遵。謹以本書緒言中三偈中之第一偈結束本文，既以贊居士之註，復以與讀者互期共勉：

讀誦今註今譯一遍，可以領略佛法總義；

由此如法奉持本經，卽生成就佛果菩提。

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七月觀音菩薩成道日八八雙菩薩戒弟子 周宣德